

· 客家研究 ·

祖先开基的传说与解读

——以大埔县百侯杨氏为中心*

肖文评

(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通过对粤东大埔县百侯杨氏个案的研究,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结合史实,解读祖先开基的传说故事,揭示出客家社会与文化早期深受畚瑶族群影响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祖先开基;畚瑶;客家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1)02-0003-08

一、题引

作为中国典型的华南宗族社会与文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对象。对于宗族早期的历史,由于文献记载相当缺乏,留传下来的多是传说,因而研究者在处理这段历史时,往往称之为“传说历史”。^①粤东大埔县百侯村有肖、杨、丘、池、林等数十姓,为分析方便,本文选择杨姓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辅以其他各姓,揭示典型客家村落百侯早期的发展历史和社会变迁过程。杨氏的早期历史,在第八世杨淮之前,除康熙五十五年初修、乾隆二十六年续修《杨氏族谱》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外,村民所熟知的更多是传说。因此,本文亦以“传说历史”处理。

对于民间一直口耳相传关于祖先的乡村故事,传统民俗学者多以分类方法进行处理^②,结果忽略了其中丰富的具体内涵。历史学家刘志伟主张“放到当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解释”。^③陈春声、陈树良则进一步认为,“如果能够将这些故事置于地域社会具体的时间序列之中,并更具‘地点感’地理解这些故事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则乡村故事可能对于乡村社会史的研究者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些故

事蕴含了有关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乡村内部关系和村际关系,以及乡民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对这些故事和传说的富于同情心的理解,研究者可更加深刻地重构乡村的历史。”^④这些观点,对于利用传说解读百侯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杨氏现为百侯乡村最大的宗族,有5000余人。关于杨氏祖先的传说,以始祖四十一郎最多。^⑤要理解这些传说故事,只有将其置于地域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时间序列中,结合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才能揭示其社会意义,达到对村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关于杨氏始迁祖四十一郎开基于百侯的历史,据始修于康熙五十五年、续修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杨氏族谱》载:“始祖四十一郎公,其先居于闽汀之宁化县石壁村。因宋末避乱,徙于粤潮之白垵,家焉。时民风古朴,未有谥号,传系延平龟山先生后裔。娶沈氏小六娘,生一子,曰大一郎。合葬曹碓坑。是为始迁之祖。迁居之日,埔邑未建,白垵地隶饶平。后于明嘉靖间始置大埔县,割饶平之白垵属焉。”^⑥

大埔县是嘉靖五年(1526)从饶平县划出两个

* 收稿日期: 2011-03-04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项目(08KYKT01)

作者简介: 肖文评(1967-),男,江西泰和人,历史学博士,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客家历史、社会与文化。

① 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祖先故事的结构及其意义》,载《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谢剑,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甦》(修订本),花城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7页。

② 典型的如周国茂:《民俗与行为模式》,载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78-188页;等。

③ 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49页。

④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5期。

⑤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YYG的访谈。YYG,百侯侯南大巷口人,70多岁,杨氏宗亲会负责人。

⑥ 杨纘绪:乾隆《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1页。

都而建立的,而饶平县建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建县以前至宋末,这一区域属海阳县管辖。关于杨氏始迁祖历史只追溯到太埔曾隶属于饶平县,而未注意到大埔和饶平都曾隶属海阳县,可以推知,这一说法当形成于饶平建县至大埔建县之间。

关于始祖迁居的过程、从事的职业,则不得而知,这就为民间传说的产生和流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铁炉坝”打铁定居的故事。

二、“铁炉坝”开基的传说

关于杨氏开基于百侯铁炉坝,人们至今还流传着很多传说。其中见诸文字的是杨佐君的说法。他在《大埔杨氏始祖四十一郎公人名辨》称:“据现存清康熙三十八年族谱载,始祖四十一郎公先世居江西,避宋兵之势而徙居闽汀宁化石壁村。而后始迁于粤潮大埔永安社维新甲大靖下北塘松林下肇基立业……妻余氏,生一子,留居北塘。继而四十一郎公往清远都百侯铁炉坝为铁匠,观看地形善美,又娶妾沈氏,在百侯南开基立业。”^①

而民间传说,杨氏三兄弟从宁化石壁过大埔,老大四十一郎迁北塘,老二四十二郎迁百侯下村,老三四十三郎定居百侯南山。四十一郎是与百侯池姓始祖念三郎一起从石壁过来的,池念三郎一开始就迁居百侯村。^②四十一郎先到西河北塘阿隔口定居,娶妻余氏,生一子。后接受池姓人邀请,也来到百侯,在今称铁炉坝的地方起炉打铁。他见百侯比北塘更好,也想迁居百侯。但同妻子余氏商量时,余氏不肯,而愿留居北塘。四十一郎只身迁居百侯,再娶沈氏六娘为妻,生子大一郎,传下百侯杨氏一脉,四十一郎因此“花栽两地”。后代为纪念先祖艰苦创业,称最早定居之地名为“铁炉坝”。^③

四十一郎之所以决定迁居百侯,相传是因为他相信百侯有好“风水”。有一年春节回北塘过年,年后回来时,发现炉火仍然很旺。炉火半月不熄,因而认为该地“龙气”很旺。同时,他走时所饲养的母鸡正在生蛋,此时已带着一窝小鸡四处觅食了。因此

认为此地“风水”很好,决定迁居于此。^④

当地关于祖先以打铁为生四处游动、后因“风水”而定居的母题衍生的故事很多。如张姓迁居百侯南山,以及由南山蕉里迁居饶平上饶堡,其故事情节和杨姓迁居的故事几乎一样。

相传,百侯南山张姓始祖念三郎先居今大埔县大靖村,来百侯南山村打铁。有一年回去过年,一个月后回来时炉火未熄,便以为此地能够繁衍后人,因而迁此定居。^⑤

恋洲都溪南埔的张秀安迁至百侯廓山嶂背后的蕉里村定居后,其子张盛因打铁而定居于饶平上饶堡——后称“张盛坝”的地方。“相传肇基始祖秀安公之次子张盛有铁工手艺,四处流动,过村越乡,以锻打锄头、镰刀等家具谋生,后在饶平张盛坝村设立作坊。某年除夕,盛公作坊封炉歇火,返家过年。年后重返作坊,发现炉火仍未熄灭,认定此地大吉大利,乃决定在此开基创业。后将年迈之老母亲陈氏背来安度晚年,寿终于此。故有张盛坝张姓始祖坟有祖婆无祖公骨殖、蕉里黄砂坝上张姓始祖坟有祖公而无祖婆骨殖之说。”^⑥

关于开基祖是铁匠的传说,在大埔相当普遍,而且还和宁化石壁村联系在一起。相传以前宁化石壁村有很多铁匠,从石壁村迁到大埔多数是来打铁的。如湖寮罗姓始祖、南山张氏始祖、大麻小留郭氏、百侯池氏始祖等,都是先来打铁,后再定居的。民间认为,打铁在当时是先进技术,土著没有这一技术。^⑦

把祖宗说成铁匠,可能与大埔的传统民间信仰有关。粤东地方自隋唐以来崇拜三山国王,关于其产生、传播及其社会影响,已有众多研究成果作了揭示,此不赘述。^⑧在百侯及上游溪背坪、黄沙等地,三山国王的形象不是揭西河婆祖庙中的明山、巾山、独山三山山神,而是当地所说的红脸、黑脸、白脸三山国王,其中红脸国王被认定为铁匠神,黑脸国王被认定为农夫神,白脸国王被认定为教书先生神。传统以来,每年五月端午节,百侯上游10里处的溪

① 黄志环:《大姓氏录》,大埔县地方志丛书,2001年,第188页。

② 2003年8月11日,在侯南村对YQX的访谈。YQX,百侯侯南人,70多岁,退休教师。

③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YYG的访谈。

④ 2003年8月9日,在侯南村对YYH的访谈。YYH,百侯侯南人,70多岁,退休教师。

⑤ 2004年5月10日,在广州对百侯蕉里人ZHGC的访谈。ZHGC,80多岁,离休干部。

⑥ 张韶元:大埔县百侯镇蕉里村《张府积厚堂族谱》1997年,第4页。

⑦ 2004年5月10日,在广州对百侯中学校友会成员YTY的访谈。YTY,70多岁,中山大学退休教授。

⑧ 典型的如吴金夫:《三山国王文化透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贝闻喜,杨方笙:《三山国王丛谈》,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

背坪、黄沙一带要组织三山国王游龙船祭神活动。^①把铁匠神化,可能也表明铁匠所生产的铁制工具在推动山区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南宋末年百侯开凿的蔡仙圳(详见下文),没有铁器的广泛使用是无法想象的。

把祖宗说成铁匠,可能还与身份认同有关,即自认不是土著。当地多有传说,认为土著居民畬瑶人没有掌握铁器锻造技术,汉人得以以此种先进技术立足当地,并开垦山林以定居。民国期间曾任大麻中学校长的大麻小留村人郭孟恕根据传说所撰《广东大埔大麻郭氏源流考略》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大麻郭氏,望属太原,系出虢叔,为有周之苗裔。宋末元初(约当德佑、景炎之间),宋室南渡,元兵及于岭海,干戈遍地,兵火流离。吾始祖考千二郎天锡公,亦于是时由上杭迁徙来麻。时大埔尚未开邑,籍属海阳。中原衣冠之族,先至者多占城邑;乡僻之地,犹为土著瑶族畬民所居。大麻离邑已远,则尤荒秽,田畴未辟,土旷人稀。始祖考至后,乃相择地形,草创数椽安身,栉风沐雨,躬自开辟。复以余力,从事锻冶,以供当日土著民族刀耕火种之需。而迁来各族,亦胥赖之而耕治。计至今已历四朝,阅时六百一十余年,而传世亦近三十矣。^②

且不论此说法是否受当时客家人来源传说故事^③的影响,纯就其解释开基祖打制铁器以供当地土著刀耕火种之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地方社会生活真实形态。即当时此地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掌握先进技术的外来者与土著共同开发山林的社会生活。百侯杨、池等开基祖为铁匠的传说,似也可认为其中蕴含了同样的背景。

三、故事的解读

对于祖先开基的传说故事,只有置于当地的社会环境中,结合地方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才能理解其社会意义。

1. “口传族谱”的意义

研究宗族历史,传统的做法是查阅宗族的历史

记载——族谱。但族谱是后人对以往历史的追溯,是为建构宗族而编纂出来的,并非是始祖开基后的真实记录。至于其编纂过程,刘志伟认为它是把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口头族谱与以宗法观念为中心的成文族谱结合起来的产物。“明清族谱其实融合了两个不同传统,一是基于祖先崇拜观念的民间口头流传的祖先系谱述叙的传统,一是基于宋明理学家极力建立的宗法观念,以敬宗睦族达致明宗法序昭穆目的的成文族谱传统。”^④

查阅粤东北地区百侯村各姓的族谱,其早期部分就是源自民间口头流传的祖先系谱。证据之一是对始祖历史的模糊不清。如肖氏,认为其始祖念三郎为江西泰和人,宋末进士,任潮州路总管时为避乱而迁居百侯,但“生子多少及生卒年月,俱失传。”^⑤杨氏始祖四十一郎,“生卒俱失记。”^⑥池氏始祖念三郎,“时民风古朴,未有谥号,自此至五世生卒,皆缘兵燹失记。”^⑦池榘于乾隆六年作《累世名字歌》曰:“茫茫五代谱残阙,惟自六世详旧乘。”^⑧有的甚至祖宗名字也没有,只好由后代在追溯时为其取名,如湖寮黄氏关于始祖“蒙复公”的来历。湖寮《黄氏族谱》载:“蒙复公,妣郑氏,湖寮黄之鼻祖也。因世远难稽,不知其讳。上世无谥,蒙复或其号也。凡蒙复公派下之各谱,都作如此记载:‘一世蒙复公,先闽汀石壁乡人。元末避乱,流移莫居于大埔湖寮横塘,始其基也。妣郑氏,生二子月梅、月明。二世月梅公,妣郭氏,谥懿恭,生一子念一;月明公,妣郭氏,生一子念二。三世念一公,妣罗氏、陈氏。四世守素公。’”蒙复公的历史看似清晰,但实为后人统合的结果——大麻敬里岸洋尾黄氏(属湖寮窠里支派)手抄老谱记载:“(一世、二世、三世)生住黄泥塘,及后死俱葬穿龙窠左侧‘风雨过排’形,寅山申向,未有石碑记。及后世孙名楼字于安首事未认,难分祖妣姓氏,改称蒙复公,为始祖。”^⑨由此而有了始祖“蒙复公”之名。

其次是取郎名的传统。客家地区的族谱中,在士大夫模式的族谱普及之前的口述族谱传统痕迹最

① 粤风:《大埔民间的祭神习俗》,《大埔文史》第7辑,1988年,第83页。

② 郭汤盛:《大埔先贤诗文钞》,台湾先锋打字排版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264页。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年。

④ 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⑤ 肖惠南:《大埔肖氏族谱》卷20《谱传》,1935年稿本,第16页。

⑥ 杨缙绪:《乾隆杨氏族谱》卷1,《世系》,第1页。

⑦ 池昭世:《池氏族谱》卷1,第1页,同治七年抄本。

⑧ 池昭世:《池氏族谱》卷首,同治七年抄本。

⑨ 黄志环:《大埔县黄氏源流》,大埔县黄氏源流编委会,1997年,第45-46页。

明显的是,在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早期世系,大量采用“郎名”或“法名”。这一现象早为许多修谱者和研究者所注意。^①罗香林在其《广东民族概论》中认为,客家人祖先的郎名,是“土著畚民之巨阍,依其入境次序给以几郎几郎的名号”。^②不过李默对此驳辨甚详,认为取郎名是闽、粤、赣边方言区的一种命名习俗。郎名为法名,须举行一定的法事仪式(或称祭仪)而取得,在人死后才使用。而取法名的命名习俗,是畚瑶族人的传统,即在男子16岁举行“做醮”(又称“度身”、“入彗”)的祭祖仪式后取得。^③关于郎名、法名的文化历史意义,陈永海认为:“郎名、法名的传统存在于客家族谱这个事实,反映了一种习惯的遗留,他们普遍存在也是由于以前的人与祖先的关系通过‘奉朝’的仪式建立,这个做法成为在书写的族谱流行之前的宗族的元素。”^④据此,族谱中所见之郎名,当是传统以来因祭祀祖先而留传下来的口传族谱部分,反映了士大夫儒家传统进入以前的原始面目。表明当时社会深受畚瑶风俗的影响,或者说,当时社会受畚瑶族群所控制。在明代以前,这可能确为实情。

2 畚、瑶族群的影响

关于粤东地区居民的历史族属与变迁问题,学者多有研究。代表性的观点,如谢重光认为土著隋唐为俚人,至宋明为畚瑶,逐渐被外来的汉人融合而成为客家;^⑤房学嘉认为土著为古越人的后裔,后融合南迁的汉人而成为客家。^⑥虽都持族群融合说,但在具体融合方式的研究上,则多以概述为主,少见结合地域历史背景阐述融合过程的具体个案分析。实际上,族群融合的过程,有着丰富多彩的方式和具体内涵,粤东地域社会的底层文化,因之有着深厚的畚瑶文化传统。

粤东、闽西地区的深山穷谷中,在明初以前,生

活着“土人”与“畚客”两个族群。康熙《平和县志》卷十二《杂览·猺獠》对此进行追溯,认为:

猺人猺种,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耕作深山之中,俗呼畚客。自结婚姻,不与外人通也……楚粤多有之。闽省凡深山穷谷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善射猎,以毒药傅弩矢,中兽立毙。居无常所,视其山之腴瘠,瘠则去焉。自称狗王之后,各画其像,犬首人身,岁时祝祭,无文字。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短长以为验,亦有能通华文者。与土人交,有所不合,或侵负之,则出而詈殴、讼理。|人讼则众人随之,|山讼则众山随之。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明初设抚猺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⑦

清远河流域处于福建汀州与广东潮州接壤之区,正是这两个族群的栖息之地。所谓“土人”、“河老”,即以耕土为生、自称来自北方河洛的汉人,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客家”^⑧的族群;而“畚客”、“客”,正如陈支平的研究所揭示的,则是世居山中的畚瑶族群。^⑨

至宋末,大埔县南部的畚族势力仍相当大。至今流传于民间的许夫人助宋抗元的故事,可以充分反映。民国《大埔县志》“许夫人”传曰:“许夫人,潮州畚妇也。吾埔妇女相传受宋帝昺封,世代为孺人,得加银笄,盖由夫人之故,故夫人当为邑人。景炎元年(1276),蒲寿庚叛,宋帝昺趋潮州。张世杰遣人招纳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畚户应命(勤王抗元)。二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于泉州,夫人遂与副盗陈吊眼各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帝(宋端宗)所泊之浅湾(今拓林),元兵攻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祀之。”^⑩据调查,许夫人为今大埔县桃源人。在许

① 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载《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②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56-63期,1929年。

③ 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

④ Chang Wing-hoi Ordination Names in Hakka Genealogies A Religious Practice and Its Decline in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 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⑥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⑦ 王相等:康熙《平和县志》,卷12第7-8页。光绪十五年刻本。

⑧ 据陈春声的研究,客家是一个带有近代学术色彩的族群概念,经历了很长的一系列的过程而被“制造”出来的。(参阅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3页。)这个观点符合实际,但客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概念出现前亦一直客观存在,因此将未有自觉意识时期的客家加上引号,以示区别。

⑨ 陈支平:《从客家族谱所见之两个史实问题》载陈支平、周雪香编:《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黄山书社,2005年,第418-419页。

⑩ 温廷敬:民国《大埔县志》卷30《人物志·列女》,1943年,第1页。

夫人去世后,当地人建夫人庙祀之。该庙至今仍存,并受乡人祀奉。^① 根据统计,大埔县至今尚有带“畚”字村名 37 处,^②可知历史上是畚族聚居之地。而潮剧《薛郎洲》开场就是许夫人带领凤凰山畚民拜月一段,可证明当时畚民之众和势力之强大。

宋明时期,两个族群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冲突,至今当地仍流传着两者相互关系的传说。

(1)“客家”移入:“杨林太公与‘狗头王’相斗”的故事

百侯侯北下陈段地方,原有一座“狗头王”神坛,相传是从百侯南山迁来的。^③ 而其缘由,则与当地流传至今的“杨林太公与‘狗头王’相斗”的故事有关。

现在百侯南山村的清远河畔有一座杨林太公宫,主祀杨太公、林太公两尊神明,宫中碑刻显示建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④ 关于这座神宫的来历,当地一直流传着“杨林太公与‘狗头王’相斗”的故事:

杨勇、林为两位太公,均系南山人氏(1130—1186)。他俩同年同月出生,从小志趣相投,结拜金兰,是南宋初期的乡贤、英雄。

那时候的南山村,被畚族首领南山霸占据。他培植一批亲信打手,霸占一方,胡作非为,依仗强权,终日鱼肉乡民。更令人恨之入骨的是,凡在南山居住的乡民,每年按户派两名美女给他们玩弄,若是抗拒,则要受到灭门之祸。

当时,年轻的杨勇、林为二人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决心为民除害。为此共结同心,弱冠之年便千里迢迢同赴江西龙虎山“上清观”,师从张天师练武、学医。他俩勤奋刻苦,坚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去就是十余年。

他俩学成回乡之后,在乡亲的帮助下,以开药店作掩护,日夜为乡民诊病。由于他俩医术精湛,医德称著,助贫助弱,扶贫济困,深得乡民信任,上门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宋孝宗乾道九年(1165)秋,南山霸患顽疾,病延多日,虽经治疗,未见成效,特召杨、林会诊。他俩认为这

是收拾他的极好时机。擒贼必须擒王,只有除掉南山霸,百姓才有安宁之日。他俩与乡中父老兄弟秘密商议,达成内外夹攻共识。一日在为南山霸看病之机,他俩乘其不备,迅速将南山霸刺死,然后提着他的首级示众。南山霸的部下见此,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在乡民面前下跪求生,黑恶势力土崩瓦解。全村乡民奔走相告,祝贺南山结束了南山霸鱼肉百姓的历史。

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夏(1186),南山村山洪暴发,大部分房屋被淹没倒塌。危急关头,杨、林俩人奋不顾身,跃入洪流中抢救乡民。当他俩一连救起了十多位乡民之后,由于体力耗尽,同时被洪水卷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五十六岁。村民建庙祭祀,并命名为杨林太公庙。^⑤

杨勇、林为的名字,让人怀疑是在事后为他人所取;而在无文献记录的情况下,对于近千年前所发生事情的清晰记忆,也令人难以信服。经访问作者张益祥,得知故事中的人名、时间,都是村民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⑥ 时至今日,南山、百侯、枫朗等清远河边的村落,每年正月和十一月都要请杨、林太公两尊神明到村中去“祈福”、“完福”,仪式相当隆重。杨林太公的故事,也就在这些活动中流传,成为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

在田野调查中,村民报告说,杨勇、林为从外地迁来定居后,与村民一起开水利,垦田地。现在村中不少田地,相传就是那时开垦的。原村口有一座“狗头王”庙,主神为“狗头王”,每年有隆重的祭祀活动。“狗头王”法力高强,如果要求不满足,就会“落童”作法,发洪水毁坏田地、水利。在杨勇、林为从江西学到法术打败畚族首领“南山霸”后,“狗头王”庙也被拆除了。杨林太公庙建立后,村民们代之以奉祀杨林太公。相传“狗头王”神像被杨勇、林为扔到河里后,被河水冲到百侯村时,百侯人把“狗头王”像捞起来,在百侯下陈段地方建坛祀奉。^⑦

杨勇、林为开垦田地、兴修水利的传说,反映当

① 李德礼:《许夫人与飞天马》,载余耀南编:《大埔县民间故事传说笑话集》《大埔乡讯》社,1999年,第161—162页。按:近年来有研究认为许夫人为漳州人,言之凿凿。但大埔地方也有崇拜许夫人的传统,因此不排除大埔也有类似于许夫人经历的人,或漳州的许夫人曾转战于现大埔地方。

② 广东省大埔县地名委员会:《大埔县地名志》1987年。

③ 2006年6月12日,在百侯南山对 ZHJZ 的访谈。ZHJZ 百侯南山人,30多岁,杨林太公庙庙祝。

④ 张益祥:《南山杨林两位太公轶事》,《大埔文史》第20期,2002年,第114页。

⑤ 张益祥:《南山杨林两位太公轶事》,《大埔文史》第20期,2002年,第110—114页。

⑥ 2006年5月10日,在大埔湖寮对 ZHYX 的访谈。ZHYX 百侯南山人,80多岁,老中医。

⑦ 2006年6月12日,在百侯南山村对 ZHJZ 的访谈。

时人们开始开发山地,过上定居生活。所谓“畲族首领南山霸占据”南山村,反映畲民是当地的主人,而且势力相当大。而所谓“作法”破坏农田水利,折射着居于山中以刀耕火种为主的畲民与开山辟田、兴修水利的外来人之间生产方式的激烈冲突。面对强大的以“南山霸”为首的土著势力,尤其是法力高强的“狗头王”,杨勇、林为到中国道术最高、官府认可的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去学“法”,获得正统地位,从而“象征性”地战胜对手。^①

透过这个故事背后,我们看到,南宋年间从外地迁入者曾与当地土著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但融合是主流,“南山霸”部众只是一走了之,并未被赶尽杀绝。而百侯建“狗头王”庙,则与崇拜“狗头王”的畲族有密切的关系。

(2)畲民移居平地:“赖家与蓝家易地而居”的故事

畲民居于山中,其耕作方式,南宋末年刘克庄在所著《漳州谕畲》中指出:“刀耕火耘,崖栖谷汲。”^②他们充分利用山区山林资源,种植黍稷,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一山耕尽另转一山,过着游耕生活。^③至宋元时期,部分畲民学习汉人,开始从山上迁居平地,由游耕到定居,开发山间盆地。^④大埔蓝姓定居当地最大的湖寮盆地,当地一直流传着“赖家与蓝家易地而居”的传说,反映了畲民移居的过程,具有代表性。这个故事被当地的文史工作者、也是易地而居的赖氏后裔赖扬石收集整理后,发表于《大埔文史》第21辑中:

相传湖寮蓝姓开基祖蓝大兴于宋元间从福建龙海隆教乡迁居现岩上上塔村的山里,有好友赖仁甫居于湖寮龙岗,彼此交往甚频。大兴来湖寮探友时常捎带去番薯、芋头、杨梅、桃李,还有竹笋、蘑菇、茶叶之类土特产,令主人喜不自禁,谢不绝口,心里挺羡慕山里人柴炭竹木样样有,薯芋野果可充饥。想到此,竟滋生一种奇异的念头:何不迁到山里去住呢?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可谁也不赞成。一次,蓝公来访时,仁甫询问道:“由湖寮进山里路有多远?怎

么走法?”蓝公答道:“从驢村进去后,要从砧板上面过,再从石涵崆里钻进,然后攀藤蔓登磔上,约3小时可到。”身旁的人听后长嘘了口气,不敢问下去。

斗转星移,人生一十古来稀,大兴公终未离开山里,歿后就地埋葬……山里人讲诚信,大兴公的后代同湖寮赖家仍有交往,承前启后,友谊长存。某日,蓝友来访时,赖宅主人终于向故朋坦露了移居的想法,这使来客感到吃惊和诧异。看到眼前朋友一副憨厚的神态,半信半疑,就说,若真如此,那我们就互换一下吧!你湖寮的房屋借给我暂住,待我家安定后再建新屋;我在山里的陋室就让你去管用罢。男人出口将军箭,两家终达成口头协议,蓝家迁至湖寮,赖家则迁入岩上上塔村。此事发生在元代,距今约750年。^⑤

关于迁居的故事,可从蓝姓人的族谱记载中得到确认。明万历年间所修《蓝氏族谱》称:

湖寮之蓝,宋末有兴公者,避乱来自闽汀宁化之石壁乡,抵今大埔之莒村社止焉。历元而明,凡四世,移居湖寮古城里,兴公乃湖寮蓝氏肇基之鼻祖也。^⑥

迁出之地虽不是岩上上塔村,而是莒村,但都是山里。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得出几点认识:蓝姓原居于偏僻的山里,刀耕火种,采山为生;至元、明始从山中迁出,定居于湖寮盆地,从事水田农耕生活;蓝姓立足于湖寮盆地,反映蓝姓有着相当大的社会控制势力。

蓝姓移居湖寮盆地后,与周边的罗、吴、黄等姓共同兴修水利,开垦了大片良田,成为大埔县耕地面积最多的地区。^⑦据调查,湖寮黎家坪地方,以前一直有一座“狗头王”坛,祀奉畲族人崇拜的“狗头王”,香火很盛。一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因建房被拆除。而清嘉庆以来湖寮广福宫“作福”,神坛所设神位的第三号就是“盘古大帝”神位,当与“狗头王”信仰有着密切关系。^⑧

① John Lagerwey: Notes on the Symbolic Life of a Hakka Village, 载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3年。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等,1996年,第278页。

② 刘克庄:《漳州谕畲》,《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四部丛刊本。

③ 雷弯山:《刀耕火种——“畲”字文化与畲族确认》,《龙岩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④ 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屈文军:《元代的畲族》,《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⑤ 赖扬石:《赖家与蓝家易地而居》,《大埔文史》第21辑,2003年,第224-225页。

⑥ 廖复一:《续修蓝氏族谱序》(万历四十四年),载蓝海文《大埔县蓝氏族谱》第1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19页。

⑦ 肖文评:《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研究为中心》,《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⑧ 肖文评:《大埔县湖寮广福宫的传统庙会》,《客家研究辑刊》,2005年第1期。

(3) 兴修水利: “蔡仙圳”的故事

由不定居的“刀耕火种”,变为定居的农田耕作,关键是兴修水利,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宋朝时的百侯盆地称百侯洞,可能是畚民聚居之“峒”。传统百侯人的生计,俗称“侯北人吃田洋”。侯北地势虽高,却不乏灌溉水源,因而良田尤多。原来在宋朝开禧年间,开挖了一条名为“蔡仙圳”的水渠,长约七八里,从上村流到下村,灌溉着上千亩良田,成为当地人的主要粮食生产地。该圳发源之处,石壁巉险陡峻,修圳工程浩大,人力难为,可谓鬼斧神工。关于其来历,在该圳水口旁有一石刻,道出其原委:

余甲申年四十有二,因开此圳,繆言四句:
白埃洞里号神仙,|带江山数百年;余今开垦乾坤地,永与儿孙祭祀田。开启元年乙丑仲春,开山钱公超刻石。^①

百侯主要姓氏 1-5 世祖先名讳字号列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中村杨	四十一郎	大一郎	敬宗, 谥淳叟	德广, 谥清隐	荣, 谥守素
下村杨	四十二郎	大二郎	次三郎	隐乐, 处士	逸士, 永昌
肖	念三郎	六十一郎, 谥敦守	福, 谥清隐, 大五郎	宗敬, 号乐耕	俊, 谥宜标
丘	念八郎	大五郎、大六郎	清隐	容万, 谥诚直	谦, 谥逸侃
池	念三郎	嘉逐	乐耕	泰, 号恒若, 谥青春	碧, 讳毅直
林	字、号俱逸, 谥恭确	途, 谥谅直	汪, 号逸叟, 谥守质	森, 号醇叟, 谥敦厚	炜, 字晦之, 号耀寰, 谥宽厚
李	念八郎	元一	思存	远乐	汉, 号东山, 谥敦逸

资料来源: 各姓族谱。

相传肖姓、杨姓定居于宋末, 池、李姓定居于元初, 丘念八郎 (1343-1417) 为洪武四年由闽汀上杭县迁居百侯,^④ 林姓未详。虽然各姓迁居百侯的时间不同, 但从其命名习俗来看, 却有一部共同的定居史。^⑤

由上表可知, 除林姓 (林姓直至清同治年间才编有族谱, 祖先名字可能被重构) 外, 各姓开基祖之名全为郎名。其中丘、李两姓同为念八郎, 肖、池两姓同为念三郎, 同名现象相当突出。而杨氏四十一郎、四十二郎, 明显为两兄弟。杨、丘、肖三姓二、三世仍用郎名, 至四世以后就少见了, 表明传统的畚瑶命名习俗渐为消失。从二世开始出现名、字、谥号, 至三世以后渐多, 至五世约明中叶时则成为普遍现象, 表明儒家的价值观念开始进入这一区域。三世、

由石刻可知, 水圳由钱公超于南宋开启 (禧) 元年 (1205) 所开。但乡中传说认为是法术高强的蔡仙人所开, 故名“蔡仙圳”, 并在水圳旁的崖穴里, 塑女道士蔡仙人神像祀之。^② 现村中已无钱氏、蔡氏居住, 联系蔡仙人的道士形象, 当为崇拜道教的畚民^③所开。而蔡仙人, 也许与南山杨、林太公一样, 是“得道”的法师。

3 百侯的畚、瑶传统

位于南山与湖寮之间的百侯, 除开凿蔡仙圳的钱氏、蔡氏等居住外, 还有钟姓, 至今村中仍有数户, 相传为百侯的土著。侯北下陈段地方, 与百侯南山、湖寮黎家坪一样, 有座“狗头王”坛, 崇拜“狗头王”, 反映了百侯传统社会的畚瑶底蕴。而载于百侯各姓族谱上的祖先郎名的命名习俗, 是这种畚瑶传统文化影响的具体体现。详见下表。

四世的杨、肖、丘都用了“清隐”的名或谥号, 肖、池并用了“乐耕”的名号, 杨、林用了“淳叟”、“逸叟”、“醇叟”的谥号, 反映这些人在此隐居, 以农耕为生, 民风淳厚, 并以此为满足。宗族的历史实为把祖先供奉起来的士绅所建构, 能否成为开基祖, 是开始建构宗族时被追认的结果。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代表的士绅在建构宗族时, 往往通过调查被祭祀的祖先, 结合口头传说和文字纪录, 编成祖先系谱, 从而使系谱结合了口传的祖先系统与儒家的成文系统。如乾隆八年明通进士杨纘烈在怀疑始迁祖迁居百侯的时间时, 就提到最初编族谱是抄墓碑的方法问题。“或初秉笔之人, 泥定宋末迁粤一语, 而迁就附会之耶? 抑所载原不诬, 大一郎以下, 仍有一再传之祖, 因兵燹而淹没坟墓耶?”^⑥

① 据温廷敬所编民国《大埔县志》卷 36《金石志》记载, “儿孙”为“鬼为”。2006年7月3日, 中山大学与嘉应学院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探索客家族群记忆’研习营”活动在考察这一碑刻时, 经郭振满教授现场辨认, “鬼为”二字当为“儿孙”二字。

② 2003年10月5日, 在侯北村对 XQY 访谈。XQY, 70多岁, 原村干部, 肖氏宗亲会主要成员。

③ Chang W ing - hoi The Deline of Ordin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akka Lineage in Changle County, 载香港中文大学等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崇正总会, 1994年; 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 第 118-120页; 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 1 期。

④ 丘玉辉:《百侯丘氏族谱》, 大埔百侯丘氏族谱编委会, 2004年, 第 60页。

⑤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出版, 第 296页。

⑥ 杨纘烈:《本族族谱生卒考》, 载杨朝珍《百侯杨氏文萃》卷上, 1929年, 第 10页。

畲瑶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通婚关系上。现存 各姓早期的通婚情况,详见下表:

百侯各姓 1至 6世祖通婚姓氏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中村杨	沈	蔡	蔡	陈、曾、童	温、李、刘	曾、陈、罗、黄
下村杨	温	陈、黄	肖、丘	丘、李	蔡、林	丘
肖	苏	危、赖	张、蓝、傅	林、刘、钟、陈、蔡、危	张、黄、李、杨、林、陈	何、黄、赖、丘、张
丘	廖	赵	罗	蓝	温	陈、杨、黄
池	范	杨	宋	杨	陈	郭
林	杨、卓	肖、温	丘	郑、杨	邓	陈
李	钟	温、赖、林、黄	孙	杨、张、王、钟	陈、罗、杨	丘、林

资料来源:各氏族谱。

从宋末至明中叶,百侯杨(中村)、杨(下村)、肖、丘、池、林、李七姓祖先所娶 84例 32姓中,娶土著的不少。与肖、丘通婚的蓝姓,与肖、李通婚的钟姓,当是土著畲瑶族类。苏姓为枫朗人,在当地很有势力。明代中叶在饶平发起影响很大的“较斗”活动的苏继相父子,后来就进入这一带山中而不知始终,可能就是当地土著。^①江姓也是土著。据大埔湖寮《莒村何氏族谱》载:“百侯杨姓,每值迎神赛会,或年节等,必先拜江公,流传数百年不替。江公有祠,民初为公安局办公处。据云:‘江公先至百侯,为地主,杨姓继至,颇蒙庇护,其后失传。’此杨姓后人感其德而祀之。”^②

杨氏除得江氏庇护外,还与土著蔡氏通婚。杨氏二世大一郎(1274-1320)、三世敬宗都娶了蔡氏,而蔡氏相传是宋末兴修蔡仙圳水利的重要参与者,当为有势力的土著。正是三世杨敬宗与当地土著的联姻,才使杨氏真正定居下来,从而奠定了后来杨氏在百侯发展的基础。正如乾隆《杨氏族谱》载杨敬宗传曰:“三世敬宗,公淳厚长者,创置上杨、下杨屋基,垂裕后昆。生卒失记,寿七十三,谥淳叟。”

娶蔡氏,谥慈善。合葬本村村前角石子坟,坐丁向癸兼未,形如‘倒地金钩’,左砂湾抱收水,面对壬尺案山,实为吾族发祥之地。生二子,曰德广、德旺,遂分两房。”^③

四、结语

由上文可以推断,杨、池等自称从宁化石壁迁来,从事打铁的职业,表明与当时的刀耕火种、开发山林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而取郎名、通婚、民间信仰等生活习俗,则显示他们有着深厚的畲瑶文化背景。

杨氏始迁祖四十一郎公“铁炉坝”打铁定居的传说故事,反映铁制农具在当时刀耕火种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体现了当地社会深受畲瑶文化传统影响的社会背景。

明清以来,百侯逐渐发展成为粤东客家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④2010年甚至被评为粤东地区第一个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百侯早期历史及其所流传至今的祖先开基的故事,对于认识和理解客家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龚子方

Legends and Analysis of Settled Ancestors

—A Study on Yang Families as the Center in Baihe Village in Dapu County in East of Guangdong

XIAO Wen-ping

(Hakka Research Institute,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Yang families as a case in Baihe village in Dapu County in east of Guangdong, this paper revealed enormous influence by She and Yao group culture in early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by unscrambled the tale of ancestors settled. Used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ancestors settled; She and Yao group; Hakka

① 黄挺:《读弘治十六年潮州府(本府告示)碑札记》,《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37期,2004年10月。

② 新加坡茶阳何氏公会:《粤埔上莒村何族成裕堂谱系》,1991年何乃权抄本,第64页。

③ 杨缙绪:乾隆白垵《杨氏族谱》,《谱传备考》卷2,第2页。

④ 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垵乡村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